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二十七回 傅秋芳詩社廣前日 薛寶釵酒令憶先年

話說當下傅秋芳說：「我明兒起社，還是『詠雪』十二題。」湘雲道：「那未免似乎搜枯了呢。」傅秋芳道：「把十二題換過『雪』字在上，那底下的一個字總是實的，限韻不限體，古風、近體、絕句皆不拘，任人揀擇著作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卻也新鮮別緻，十二個『雪』字在上，那底下的用些什麼字呢？」

傅秋芳道：「我還少著幾個呢，我想的是『雪月』、『雪窗』、『雪圖』、『雪梅』、『雪鬆』、『雪竹』、『雪蕉』、『雪獅』、『雪泥』數數才有九個呢。」史湘雲道：「還有『雪漁』、『雪夜』也還可以的。」寶釵道：「結尾可用『雪消』。」傅秋芳笑道：

「很好，有了十二個了，就限底下一個字的韻，這裡頭只得三個仄韻，就用仄韻也使得罷。」探春道：「那也罷了，橫豎聽人揀擇，也不用首首俱作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就是這麼著罷，等明兒再寫出來大家看就是了。這會子，不用說這個了。」

說著，奶子抱了照乘、祥哥、順哥、瑞哥過來，接著遺哥、桂哥、蕙哥、鬆哥和宛蓉都來了。寶釵道：「這裡頭祥哥、瑞哥是小一輩的弟兄，那七個都是平班的姊妹了。再過一年就都會走的了，那才有趣兒呢。」史湘雲拉了蕙哥兒問道：「你娘在家裡做什麼呢？」蕙哥兒道：「我娘在太太上頭呢，我來和哥哥、姐姐們來玩的。」史湘雲道：「這都是你的哥哥、姐姐麼？」蕙哥道：「遺哥哥、桂哥哥、宛姐姐只得三個人哪，怎麼都是哥哥、姐姐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那幾個到底是你的什麼人呢？」蕙哥道：「那是鬆兄弟、順兄弟、照妹妹了，那祥哥是姪兒，瑞哥是我們外甥，我們是他的舅舅呢！」湘雲笑道：

「他們都是四歲的，倒都怪惹人疼的。你看他說話兒，都這麼清楚剪絕的有趣兒。我們遺兒就不能這麼樣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什麼話呢，我前兒問了遺哥兒一會兒話，也是和他玩呢，他就回答的很明白。我看他比我們家的還強些呢！」探春道：「這宛姑娘說話才有趣兒呢，他也是四歲的，雖然是孩子家，你看他倒像個大人呢！」岫煙道：「他是在人家來了，就有點兒拘謹些，在家裡也是混鬧呢！」寶釵道：「在生處原比自己家裡不同，姑娘家自小兒就知道這個道理，就很好。」說著，丫頭們來請吃飯，於是，大家一起同著出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傅秋芳教人吩咐廚房裡替另備了兩桌酒菜。又請了平兒、馬氏過來同坐。當下李紈、岫煙、湘雲、探春、巧姐、寶釵、馬氏都到了蘅蕪院。大家正在吃茶，平兒笑著來了，大家讓坐。平兒向馬氏笑道：「我們兩個俗人，又不知道什麼詩，又請了我們來做什麼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誰要你們做詩呢，難道你們兩個喝酒吃飯都不會麼？」平兒、馬氏笑道：「既然是請我們出張嘴來吃東西，這卻使得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們今兒只管吃了東西去，少不得挨著一個一個的來還席就是了。今兒是頭一社，明兒二社、三社就是你們兩個人邀。」平兒笑道：

「我們不作詩的，還邀什麼社呢？難道還白備辦了酒席，來請你們做詩麼？我們的主意還結實的很呢，今兒吃了蘭大奶奶的東道，明兒不管你們是誰邀二社、三社，也不怕你們不來請我們呢！」李紈笑道：「你看他這不要臉面的東西，都想吃起白食來了。」

於是，大家笑了一會，傅秋芳早將詩題黏在壁上。大家看時，只見寫著：「《雪窗》、《雪月》、《雪梅》、《雪竹》、《雪蕉》、《雪鬆》、《雪獅》、《雪圖》、《雪泥》、《雪夜》、《雪漁》、《雪消》十二題，限下一字韻，不拘體。」湘雲便取筆把《雪月》、《雪獅》二題注了。寶釵道：「惟有這詩瘋子，他趕忙的就注上了，還該讓他們生疏些的先注，剩下來的再做也不遲。」

且而題目好作些的，倒被老手占了，教那生手怎麼作呢？巧姑娘他們到底還不很老練，你們先看了，注上了。秋水呢，你也來先注上了。」秋水笑道：「奶奶們注了，剩下來的我作罷。」

寶釵道：「這是臨文不諱的，你只管先注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巧姐便注了《雪梅》，秋水便注了《雪窗》、《雪鬆》。探春過來看了一看，便把《雪漁》、《雪消》兩題注了，李紈注了《雪蕉》、《雪泥》，岫煙注了《雪夜》，寶釵叫傅秋芳索性也來注了，「把剩下來的，我作就是了。」於是傅秋芳便注了《雪圖》，剩下《雪竹》寶釵注了。這回是八人構思，各自舒紙起草。

平兒、馬氏在旁邊看了一會，道：「你們也未必一時就得完篇，日天又短，也該早些吃了飯，再煩心罷。」李紈笑道：

「請了你們來，原來是催吃的麼！」說著，自鳴鐘打了十一下。

傅秋芳道：「已是午初了，也該吃飯了。」說著，人回擺飯。

於是，上下擺了兩桌，上首一桌是湘雲、岫煙、探春、平兒、李紈，下首一桌是馬氏、寶釵、巧姐、秋芳。寶釵教秋水來坐，秋芳道：「嬌娘們在這裡，他怎麼敢坐呢？」寶釵道：

「教他坐，便坐了罷。要是使不得的，我也不能教他坐了。」

秋芳道：「既是二嬌娘命坐，你上來謝個坐便坐了罷。」秋水便上來謝了坐，挨在下首坐了。不一時飯罷，撤過殘肴，依然入坐，磨墨拈毫。平兒、馬氏道：「我們到上頭太太那邊走走再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們吃了東西，就去了麼？過會子要來遲了，就只好啃骨頭了呢！」平兒笑道：「我們來的快啊！過會子我們大家吃了，把骨頭都留給你啃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和馬氏二人笑著走了。

這裡眾人，不一時又是湘雲先有了，接著寶釵、岫煙、李紈也都有了，因道：「我們且先看著，再等他們的罷。」於是，四人便先看湘雲的，只見他是兩首七律。那上面寫道是：

雪獅史湘雲

大雪填門掃徑時，阿誰遊戲累成獅。

心寒頓減淨穉異，眼冷難甘骨相奇。

瓦犬陶雞同笑滯，木牛流馬獨難羈。

吼聲聞說銅鈺響，日若銅鈺減玉肌。

李紈道：「這『瓦犬陶雞』、『木牛流馬』的一聯，好警句，很像蘅蕪君的句法呢！」湘雲笑道：「我最愛他的句子沉著痛快，意思高蹈不群，故此留心學他的呢！你既然說很像，可見我這學的還不大離左右呢。」岫煙道：「詠物詩最不宜著實，這第二聯就好，因尚覺著實，所以就不及第三聯了。」寶釵道：

「且看那一首《雪月》的呢。」因大家看時，卻是：

雪月

雪中寒漏聲無歇，弄影梅花窗外發。

欲玩銀沙頃醞醺，更看皎月羅香核。

愛他同潔更同清，取彼不盡用不竭。

安得招同二謝來，賦完大雪賦明月。

李紈道：「這首也工穩，結句典雅清麗。」又看寶釵的，卻是一首五古。大家念道：

雪竹薛寶釵

大雪北風催，家家貧白屋。

玉樹猶難伸，壓倒千竿竹。

高節志凌雲，不敢當滕六。
君子本虛心，甘自低頭伏。
無復綠猗猗，何如在淇澳？
寒林盡白封，奚第瑯琊獨。
寒梅也不禁，何只君瑟縮？
讀書小窗前，不見青蟲蠹。
擗管坐空齋，不聽聲謾謾。
緬懷文典可，佳畫添幾幅。
更思僵臥人，豈只食無肉。

湘雲道：「仄韻倒是五古的好，蘅蕪君的詩，首首都好的，也不須說的了。」大家因又看岫煙的，卻是一首五律。只見上面寫道是：

雪夜邢岫煙

雪滿漸寒加，擁爐坐深夜。
酪奴尚未煎，麴生且先瀉。
山徑犬方噉，剡溪舟始駕。
一燈影忽搖，風透紙窗罅。

寶釵道：「這結句好的了不得，頗有『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峰青』之意了。」因又看李紈的，卻是兩首七絕。因又念道：

雪蕉李紈

右丞妙筆最逍遙，曾畫新奇雪裡蕉。
昔日屠門聊大嚼，千秋快意到今朝。

雪泥

可憐冰雪聰明質，一半消融一半泥。
鴻爪應留遺蹟在，杖藜來踏短長堤。
湘雲道：「兩首都清麗芊綿。」說著，探春、秋水也都有了。

大家因先看探春的，卻是兩首七律。只見上面寫道：

雪漁賈探春

佳境從來信不虛，滿天風雪一歸漁。
會除舊釀升餘酒，為有新鮮尺半魚。
江上櫓聲原活潑，雪中蓑笠自舒徐。
晚來堪畫天然景，只恐丹青畫不如。

雪消

積雪連陰候幾朝，東風風暖易融消。
梅花尚未飄金殿，鴛瓦依然展翠翹。
漸識青山如故里，何來春水滿藍橋？
簷前滴瀝聲如雨，卻與晴窗破寂寥。

李紈道：「兩首都工穩。」因又看秋水的，卻是二首七絕。只見上面寫道是：

雪窗秋水

雪遲寒威未肯降，香閣擁火喜明窗。
正疑新有中庭月，何處聲聲吠遠■？

雪鬆

雪覆青山改舊容，驚疑不見嶺頭鬆。
最憐古怪蒼髯叟，化作蟠虬白玉龍。

大家都說：「這詩思路學力都很好，全不像個初學的。只怕再過兩年，就要青出於藍了呢！」說著，只見秋芳、巧姐也都完了。於是，大家又先看秋芳的，卻是一首七古。只見上面寫道是：

雪圖傅秋芳

雪詩雪賦雪詞殊，一種冰心在玉壺。
傷易傷繁說不盡，何如潑墨茲成圖？
梅花不瘦丑枝無，芭蕉掩映全不枯。
袁安高臥尚未醒，蘇卿牧羝仰天呼。
灞橋驢背詩思在，剡溪扁舟興不孤。
活火何妨煮酪奴，酒香須趁此際沽。
青山盡改非頭白，玉樹蟠曲玲瓏株。
解衣盤礴未下筆，營邱妙手今有無？
好師王蒙為大巫，小弓架筆彈粉鋪。
瓊樓玉宇未模糊，好景一一當撫摹。
毋為細嫩寧老粗，識者掩口笑胡盧。
今人罕見有是夫，笑語君休見一隅，
卿用卿法我為吾。

探春笑道：「這首七古，頗有氣力，足見你長於丹青。這也可謂『先生自道』也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也是各有所長呢！要是我們作，只好說看人圖畫，斷不能說自己圖畫的。」大家又看巧姐的，卻是一首七律。因念道：

雪梅賈巧姐

清瘦南枝正欲開，無端大雪漫天來。
溫香雅韻梅驕雪，軟玉冰清雪傲梅。
雪壓梅花香馥馥，梅開雪際白皚皚。
色香雙絕都高品，且盡當筵蕉葉杯。

大家都說：「這首兩下互寫，也還平穩。」李紈道：「三妹妹的《雪漁》裡頭的『會除舊釀升餘酒，為有新鮮尺半魚』，和那《雪消》的『漸識青山如故里，何來春水滿藍橋』這兩聯，都清新俊逸的很。」探春道：「你那《雪泥》的『鴻爪應留遺蹟在，杖藜來踏短長堤』還要怎麼好呢？」李紈道：「平韻好作，仄韻到底難作些。今兒三個仄韻，都是老手。三首的結句都好的了不得。」

」正說著，平兒、馬氏來了。平兒笑道：「你們的詩都有了麼，詩作的就好的了不得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又管他誰好誰不好做什麼呢？怎麼你們就去了這半天，是到那裡去的？」馬氏笑道：「我們在太太那裡走了一趟，又到園子裡來，在我那裡坐了一會就來了。估量著你們的詩，也該作完了呢！」李紈笑道：「倒是估量著我們也該坐席了，怕遲了就要啃骨頭了。」

說著，大家笑了一會。

不一時，早擺下了兩席，仍照前坐了。酒過三巡，湘雲就要行令。平兒道：「我只會猜拳，要是別的，我總不來。」李紈道：「就行個雅俗共賞的令也好。雲妹妹，你要行個什麼令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我有個酒令，要說兩個字，把上一個字拆作兩個字，要字義相協貫串。不能說的，就說個笑話兒罷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你就說罷。」

湘雲飲了門杯道：「窗外有明光，不知是日光，是月光？」

「岫煙道：「這是個原有的酒令啊！」因也飲了門杯道：「堂上有珠簾，不知是王家，是朱家？」下該李紈，飲了門杯道：

「閨中懷好孕，不知是子胎，是女胎？」探春道：「你們的都好啊，教我說什麼呢？」因想了一想，飲了門杯道：「有客到館驛，不知是舍人，是官人？」湘雲道：「很好，今兒的人少，要輪兩轉才好。璉二嫂子，你說了笑話兒，再從我起，重行一轉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笑話兒，教我說什麼呢？」

湘雲道：「不能行令，才准說笑話兒，兩樣皆不能，就要罰三大杯呢！」平兒道：「我便說一個，若說的不好，可不許挑筋的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且說了來看。」

平兒道：「有個屯裡人進城有事來，回到家中，那些屯裡人都問他道：『你到城裡去了一趟，可有聽見什麼新聞兒沒有呢？』這進城的人說道：『我到城裡去，沒聽見什麼新聞，就知道了皇帝爺升了吏部天官了。』那問的人道：『你見了沒有？』這人答道：『我怎麼沒見呢？我看見皇帝爺穿的碧玉的袍子，天青玉的褂子。』這問的人笑道：『可見你撒謊，皇帝爺穿了玉袍褂，他怎麼作揖呢？』這人道：『我不撒謊，你的話倒是撒謊。我且問你，你看見皇帝爺和誰作揖來？』說著，大家都大笑起來。

湘雲道：「這個姑准了他的罷，我又從頭起了。」因飲了門杯道：「半夜生孩兒，不知是子時，是亥時？」下該岫煙道：

「這兩轉就要搜枯了呢！」因拿起門杯來，想了一想道：「烹調有鮮味，不知是羊羹，是魚羹？」李紈道：「好，我這個倒難說了呢！」湘雲道：「說不來，罰三大杯就是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當真的我就沒有了麼？」因飲了門杯道：「燈下觀傀儡，不知是人形，是鬼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這也虧你想呢！」因拿起門杯來，猛然一想道：「有了！」飲了門杯，說道：「樹底憩（田井）農，不知是田邊，是井邊？」湘雲道：「很好。又該璉二嫂子說笑話兒了。」

平兒飲了門杯，說道：「耗子生日，貓來拜壽。耗子害怕，躲在洞門口張望，不敢出來。貓在洞門外聞嗅，貓的鬚鬚戳了耗子的鼻孔兒，耗子就接連打了兩個噴嚏。貓在洞外祝道：『百歲，百歲。』耗子道：『你那裡是真心願我長壽，明明是哄我出來要嚼我呢！』」說著，大家哈哈大笑。李紈笑道：「今兒還虧沒人生日，由你說罷。」

那邊席上，寶釵因馬氏不能行令，教人將花名酒令簽取來，搖了一搖放在中間。從馬氏掣起，馬氏便伸手掣了一枝出來，大家看時，見上面畫著一枝海棠，上有「香夢沉酣」四字，那邊有詩一句，是：「只恐夜深花睡去」，下注著「善睡者飲一杯」。寶釵道：「還記得那年雲妹妹醉了，躲在芍藥花下石凳上睡著了，晚上恰就掣得此簽，罰了他一杯。今兒他不在座，也就沒人罰了。」

下該秋芳，伸手掣了一簽，出來看時，卻是一枝牡丹，上有「豔冠群芳」四字，那邊一句詩是：「任是無情也動人」，下注著「眾人公賀一杯」。於是，大家滿飲了一杯。

下該秋水，掣了一枝看時，卻是一枝並蒂花，上有「連春繞瑞」四字，那邊有詩一句，是「連理枝頭花正開」。

下該巧姐掣了一簽出來，看時卻是一枝杏花，上有「瑤池仙品」四字，那邊有詩一句，是「日邊紅杏倚雲栽」，下注著「掣得此簽者，必得貴婿，眾人公賀一杯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那會子三妹妹還沒出嫁呢，掣得此簽就紅了臉說，不該行這令。

這會子妹夫做了侍郎，可不是得了貴婿麼！今兒你又掣著這簽，可喜咱們家裡上代下代的姑奶奶，都該得貴婿呢！明兒小周姑爺怕不像大周姑爺麼！」探春聽見了，說道：「巧姑娘的姑爺是翰林出身，將來連大拜都料不定的。我們家的是捐班出身，到了尚書就為止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記得那年子，林姐姐掣得是芙蓉花，那上頭是『莫怨東風當自嗟』，可憐那就作了他的讖語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麼，提起來教人心裡過不得，不用說了。」於是，眾人公賀了一杯。

下該寶釵自掣，卻是一枝老梅，上有「霜曉寒姿」四字，那邊一句詩是：「竹籬茅舍自甘心。」因道：「記得那會子，是大嫂子掣得這簽的，自飲一杯的倒好。」於是，令完。

李紈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酒也夠了，我們吃飯罷。」大家都道：「肚裡都餓了，要吃飯了。」於是，撤過酒筵，擺上飯來。飯畢，漱口喝茶，大家散了。

過了幾日，湘雲、岫煙都回去了。光陰迅速，轉瞬到了臘月中旬，探春、巧姐方才回去。要知再有什麼事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